

元遺山先生全集

下
車
函
函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

序引 銘贊

頌書 疏

雜體 上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甯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甯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卽被賞

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
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今觀其詩永
甯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厓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
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
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筆不
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
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
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
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
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

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
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
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
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
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
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
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
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
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
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

聲憶永甯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
簇春紅獨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
前邨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
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
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
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
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
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
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
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東帶立朝當言責之

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
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書書俊快保其羞而不
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
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
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
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
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願雖齋志下泉
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

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

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
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
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
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
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
之如是邪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
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
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邪故文
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

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旣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韓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

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
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絜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
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絜
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
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
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
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
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
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
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

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厯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泐然淡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奇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邪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

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
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淡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
當以蔬筍氣少之邪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
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
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
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
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
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
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
云愛君山堂句淡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

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身花滿人閒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子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窠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

骨子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甯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牒乃於河南諸房

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蓋之兄
嘗命子脩千秋錄雖略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
也歲甲午羈管聊城蓋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
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
皆尙幼未可告語子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
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
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
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邪乃手
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
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

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
言語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
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
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
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
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友
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
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邪故以行年雜
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
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

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亾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邪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